

皇  
清  
经  
解  
续  
编

皇

清

經

解

卷

三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六十二

南菁書院

毛詩後箋十五

涇胡承珙墨莊著

幽

七月

序云七月陳王業也漢書地理志曰昔后稷封釐公劉處幽大王徙郊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幽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承珙案此因言周秦風俗而連類及之非以七月一篇兼有文武時事孔叢子引孔子曰於七月見幽公之所以造周也此實周公上述幽俗以明農桑爲王業之本與大雅公劉尙書無逸同義而其後創制周禮遂以播之篇章專官守之若非追陳幽俗何以名之爲幽若非周公所

作又何以鴟鴞以下六篇皆周公之詩而附於其後邪

周禮春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歛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則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歛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注以七月之詩當之其箋詩卽自用其說而集傳非之以爲風中不得有雅頌又一詩之中首尾相應剗其一節而用之恐無此理於是備列三說謂本有是詩而亡之者王氏安石也謂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者饒氏魯也謂楚茨諸篇爲幽雅噫嘻諸篇爲幽頌者或覩也王氏詩總聞又謂本七月一詩而和器之聲有不同陳氏稽古編一攻詰尤力謂宋人諸說無一可通然陳氏猶沿疏家謂鄭氏三

分七月以當之之說以爲雖屬臆度於義無礙承珙案詩疏謂周禮注以七月首章流火脣發之類爲豳風于耜舉趾之類爲豳雅其後章穫稻釀酒躋堂稱觥之事爲豳頌與詩箋小異詩箋則謂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豳風以介眉壽以上爲豳雅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信如所言則割裂穿鑿誠爲無理今反覆禮注詩箋乃知所謂三分七月者皆疏家之誤而鄭氏實未嘗有是也鄭氏於周禮具有師承必非無本篇章首言掌土鼓豳籥可見此一官專掌以籥歛豳別無他詩亦別無他器鄭注籥章引明堂位曰土鼓𦓐𦓐籥伊耆氏之樂秋官伊耆氏注云伊耆古王者號始爲蜡以息老物蓋八蜡皆爲農事此歛豳亦多爲農事故爲伊耆氏之樂耳其所謂豳詩豳雅豳頌者舍七月一詩更將誰屬鄭注歛豳詩云豳風七月也歛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寒暑

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又云幽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餧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又云幽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細繹注意蓋籥章於每祭皆歛七月全詩而其取義各異取迎寒暑則曰幽詩取言耕作則曰幽雅故注云謂之者言因此義而謂之雅因彼義而謂之頌耳又曰歌其類者卽左傳歌詩必類之義鄭撮舉詩詞正指類以曉人則凡篇中言鑿冰肅霜類乎寒暑之氣者皆謂之風言婦子入室類乎男女之正者皆謂之雅其餘所不言者以類推之而已至箋詩於殆及公子同歸以下繫云是謂幽風以介眉壽以下繫

云是謂幽雅萬壽無疆以下擊云是謂幽頌是謂者猶禮注云謂之雅謂之頌也蓋以七月全篇備風雅頌之義籥章歛之以一時而共三用如二南爲房中之樂而用之鄉人則爲鄉樂月之邦國則爲燕樂皆比類以取義竝非截然分首二章爲風六章以上爲雅八章以上爲頌也孔氏不善讀箋注妄爲分別致後人以三分七月之說歸咎鄭君夫籥章所掌幽籥明是總括之辭在當日如何采詩入樂以成節奏後人已不能知又安能判某章爲風某章爲雅爲頌邪惟明乎鄭氏歌其類之義則知籥章止言歛幽必不當求諸七月之外籥章言幽詩者正謂幽風以其詩固風體也其曰幽雅幽頌者則又以詩入樂各歌其類合乎雅頌故也此可見詩與樂各有取義亦非於一詩之中

隨事而變其音節且風詩義兼雅頌猶雅詩亦兼風與頌  
崧高大雅云其風肆好又云吉甫作頌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共八篇可歌歌鹿鳴狸首鵲巢采繁采蘋伐檀白駒騶虞此惟鹿鳴白駒在小雅狸首已亡餘皆國風而謂之雅又漢杜夔傳云舊雅凡四曲一鹿鳴二騶虞三伐檀四文王而伐檀騶虞皆風詩則不得謂別有幽雅幽頌而亡之矣

歐陽本義謂齊魯韓詩無七月後之作六經奧論者因之案齊魯詩宋時久亡卽韓詩在宋儒已有見有不見者故歐公謂祇存外傳則何由知三家之無七月此不過傳聞謬說未檢釋文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所引韓詩明明有七月耳明人豐坊僞爲魯詩世學妄改七月名邪風而不知昭四年左傳云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篇名顯然此眞所謂昧目而道黑白者矣潛夫論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案大小者謂上自朝

廷纘武鑿冰下及閭閻衣食銷屑之事終始者謂卒歲改歲終始循環無有休息也范氏補傳曰周公作是詩所陳一歲之事備矣而以七月爲首何也意者夏正建寅至七月則過於中是時以農爲本前乎此則田功未畢至七月則耕稼耘耔皆已訖功止俟其成耳國君於是月而訓農則卒歲與來歲之事無不畢舉蓋其意欲使之預備無後時之悔此說本之程子於七月名篇之意言之頗諦而篇中四序錯成彼此先後從無言及者惟虞東學詩引蔡宮聞曰首章自七月推至四之日是二月也次章卽承二月言之承珙案何氏古義曰春日孔以爲建辰之月案月令云仲春之月倉庚鳴夏小正二月采繁則此章兩春日皆謂二月也三章卽繼三月言之承珙案春秋考異郵曰桑者土之液木生火故蠶以三月四章以四月爲始而推至十二月五章以五月爲始而推

至十月六章以六月爲始而推至九月七章又承九月十月言之八章空繼以一之日矣舍一言二者豈當霽發之時于貉之外無他事歟論雖無關大義而推索極細故錄存之

七月流火傳火大火也流下也劉氏瑾曰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周公時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七月日在鶉首昏時大火西流于地之未位此詩上述幽俗而言七月流火者據周公所見而言也承珙案幽詩皆用夏正不應據周時之星象以述夏初之幽風堯典中夏日永星火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皆在五月午位則六月尚在未位巳午位俱屬南方直至七月而火在申位始流於西耳況傳以火爲大火或卽以大火之次言之孟秋之月初昏在申位故爲西

流正義引鄭志答孫皓問以堯典星火謂大火之次與七月之  
火爲心星別此亦但謂心爲季夏中星初非以七月所言必是  
周初之星宿也

戴氏詩考正曰後儒以是詩爲周正所自起又或以言月言日  
穿鑿爲之說皆非也自大撓作甲子以十二子正四方卯正東  
午正南酉正西子正北丑寅爲東北之維辰巳爲東南之維未  
申爲西南之維戌亥爲西北之維堯典又以四方配四時春東  
作夏南訛秋西成冬朔易則十二子之爲十二月建由來久矣  
十二子始正北子爲一丑爲二寅爲三卯爲四以之繫日子月  
可云一之日丑月可云二之日寅月可云三之日以次而終於  
十二若言十有一月觱發十有二月栗烈則失詩辭之體故變

文稱一之日二之日下三之日四之日不復稱正月二月連文也九月十月若云十有一之日十有二之日亦失詩辭之體故卒章因二之日連至四之日下變文稱九月十月又曰春日曰蠶月紀時之法不泥一定而要之止用夏正非雜舉周正是以二之日而言卒歲也承珙案此說本宋張氏謂言日又言月別無義例只是文順然三百篇固多用夏正而此篇說文獨異未必全無意義如但以隨文便稱則十有一月十有二月以不解而改爲一之日二之日可也若云正月于耜四月舉趾未爲不辭也而何以必曰三之日四之日乎蓋以周公而陳幽公之事若用周正而以子爲正月則非追述夏時之義如以寅月爲正月則又礙於周王之正朔故不得不變其文例於子丑之月以

數紀之然使言一月二月則仍混於周正且與下四月五月等稱夏時者不合故又變月言日謂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也至於寅卯之月既不可云正月二月又不得再言一之二之故遂因乘上數稱爲三四雖云便文亦卽所以避周正夏正之名而因見其義也傳云一之日十之餘也蓋以十者數之終十月之後當復起數連十言之則爲十有一除十言之則直謂之一耳可見傳先言此者正欲人知經文但以數紀之意竝非以此爲周正所自起其下又云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正月也不過指類以曉人亦非謂豳詩通用三正也或謂尙書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劉歆三統厤見漢志引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死霸是子月可稱一月不

知史文據事直書自當稱月詩則因詞託事其體不同故可變  
月言日況泰誓武成專以周正起數豳風以周公而述夏時焉  
可比例但必如正義陽生稱日陰生稱月之說則誠未免穿鑿  
耳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傳觱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段氏詩  
小學曰下泉正義七月云二之日溧冽字從冰是遇寒之意文  
選長笛賦注引毛傳溧寒也今本誤溧風賦注引毛傳溧冽寒氣也

古詩十九首注引毛詩二之日栗冽毛萇曰栗冽寒氣也說文  
溧寒也玉篇溧冽寒貌冽寒氣也按五經文字从部有冽字知  
七月作溧也今說文無冽字有冽沈泉正義引說文冽寒貌高  
唐賦注引字林冽寒風也嘯賦注引字林冽寒貌是唐時說文

字林均有冽字今說文冽訛爲瀨釋文云栗烈說文作颶颶考  
風部不引此詩又按渾汎溧冽皆疊韻字以說文爲正渾汎字  
在第十二部汎冽字在第十五部如氤氤壹鬱之類鬻發栗冽  
皆音之譌小雅鬻沸檻泉司馬相如賦作渾沸一作渾淳鬻古  
文誢字在十五部說文火部輝燁火兒上字十二部下字十五  
部正與渾汎渾沸同鬻从角聲當爲汎沸字之假借且其字  
不古雅當從說文所引作渾汎爲正承珙案段說是矣然毛詩  
字多假借鬻發疊韻栗烈雙聲說文渾風寒也毛詩卽借吹角  
之鬻爲之猶鬻策亦通作筭策也發釋文云如字詩中如匪風  
之發兮四月之飄風發發皆以發爲風是也栗烈釋文亦云竝  
如字下泉大東正義雖俱引七月作溧冽然四月箋又云烈烈

猶栗烈也則毛本未必非如字呂記引董氏云栗烈集注作溧  
冽烈從火不得爲寒氣泥矣釋文又云栗烈說文作颶颶今說  
文颶讀若栗颶讀若烈而不引詩或陸所據本有之總之許書  
渾汎等字或所見毛詩不同或兼采三家詩皆未可定也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傳幽土晚寒案毛言晚寒者唯此一條箋則於七月鳴鶲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  
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於二之日其同云不用仲冬亦幽地晚  
寒也正義云三之日于耜言晚寒者由寒氣晚至故耕田晚也  
七月鳴鶲言晚寒者謂溫氣晚則鶲鳴晚也上傳言晚寒則此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其意言  
寒來既晚故順上傳舉晚寒以明晚溫耳孫毓以爲寒鄉率早

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  
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穢之此言似欲有理但案經上下言  
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穫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明是寒  
來晚故溫亦晚也承珙案釋文於毛傳晚寒云謂節晚今本作晚節誤

倒而氣寒也此語最當嚴緝本之謂氣候晚而多寒故耕事遲

孫毓申毛以爲雖晚猶寒實勝鄭箋寒氣晚至之說七月鳴鶡

或非舉其始鳴載續武功亦可行於丑月皆不足爲寒晚溫晚

之驗至正義於傳箋外以月令校之幽地之寒晚於中國者又

有六事然如倉庚之鳴草木之落非一鳴而輒止一落而遽盡

紀其始則早詠其繼則遲何必盡同季秋入室乃言出令之初

未必限於本月嘗稻嘗麻乃屬天子之制豈必同於農夫季冬